

浅谈《红楼梦》中亲属称谓词“哥”泛化的表现及原因

林韞琨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 要

隋唐以来, “哥”字开始作为称谓语使用并产生诸多变体。植根于中国古代的统治模式与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尊卑、亲疏有别, 内外有分的人际交往准则, 《红楼梦》中亲属称谓“哥”泛化延伸到非亲属领域, 产生了重叠式、添加前后缀、前加人名等多种变体, 用于平辈之间称呼年长男性青少年、长辈称呼晚辈男性青少年、主仆之间的敬称等场合。“哥”等亲属称谓的泛化体现了人际交往尊敬与亲密的原则, 其丰富的变体有助于填补社会称谓语的空缺, 满足交际需要。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红楼梦》, 亲属称谓语, “哥”, 泛化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Expression and Reasons for the Generalization of Kinship Terms “Ge”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Yunkun Li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22, 2026; accepted: July 1,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Sinc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character “ge” has been used as a title and has produced many variations. Roote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concept of “homogeneity of family and country” and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between hierarchy and kinship,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kinship term “ge”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as been extended to non kinship domains, resulting in multiple variants such as overlapping, adding prefixes and suffixes, and adding personal names. It is used in situations where older male adolescents are addressed by peers, younger male adolescents are addressed by elders, and respectful titles are used between masters and servants. The generalization of kinship terms such as “brother” reflects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and intimacy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its rich variations help fill the gaps in social appellations and meet communication needs.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Kinship Terms, “Ge”, Gener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称谓是人们日常交际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 称谓语可分为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两种。亲属称谓语是以血缘关系为划分基础, 反映人们之间亲属关系的称谓语; 而社会称谓语则是以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划分基础, 反映社会交际中人们的相互关系、职业、身份、地位等的称谓语。人们使用汉语进行交际时, 常出现使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成员如街坊邻居、朋友乃至陌生人的现象, 这种现象一般称作亲属称谓语的泛化, 也称亲属称谓的社会化, 通过泛化, 亲属称谓进入了社会称谓语系统。潘攀(1998)指出亲属称谓语泛化即是用亲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成员的现象, 从亲属称谓语泛化的表现、特点与原因等方面对其进行讨论, 分析了现代汉语口语中泛化较为定型的 16 个亲属称谓语, 指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主要由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社会称谓语短缺而填补空白的需要[1]。李树新、杨亭(2005)探讨了亲属称谓泛化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的关系[2], 杨亭(2005)认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现象有进一步淡化的发展趋势[3], 王娜(2006)[4]、白玉婵(2011)[5]、刘琳(2012)[6]、钱梦琦(2017)[7]等学者从结构表现、规律特点、成因与流变路径等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的来看, 对于亲属称谓语泛化的研究方向点面并举, 多向交叉。既有对于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宏观把握、在理论高度讨论其总体特点与原因; 亦有具体而微, 立足特定泛化词语进行分析; 既有对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本身的深入探讨, 亦有对语言泛化现象在汉族与少数民族语言乃至国别之间的比较。研究思路从对泛化现象的描绘与原因的分析, 推进到泛化的变体结构、语言学与心理学机制归纳、文化理据的推演以及社会心理、特定时期政治背景层面的论述[8]。不过, 学界对于亲属称谓语泛化现象的关注多集中于现代汉语方面, 对于更早时期的汉语亲属称谓泛化、以及文学文本中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有待推进。

《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体现封建大家族由盛转衰的过程, 其研究已然成为一门学问。而《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 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孙炜(1990, 1991)详尽地统计了书中的亲属词和亲属称谓, 将其与《尔雅》和现代汉语互相对照梳理其演变关系, 探求造成其中的差异与变化的原因, 发掘《红楼梦》亲属称谓体系的特点和规律[9][10]。此后, 书中亲属称谓的翻译方式、成因与影响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戴锦君(2005)[11]、刘泽权(2006)[12]、阿依努尔·乃比江(2009)[13]、严苡丹(2011)[14]等学者研究了《红楼梦》中亲属称谓的翻译问题。马莹(2003)[15]关注到了《红楼

梦》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将其称为拟亲属称谓语,并指出亲疏原则、年龄原则、地位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其中的支配作用。李敏(2007)[16]则以《红楼梦》为切入点,指出其表现了汉语亲属称谓所具有的严密的体系性、严格的等级性以及丰富的情感性等特征。张彦(2005)[17]则认为《红楼梦》的一系列复杂亲属称谓,是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来看,《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而其泛化用法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这里选取亲属称谓“哥”进行分析。

2. 称谓“哥”的发展历史梳理

哥字本义是歌咏。《说文》:“哥,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譌(歌)字。”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不可饮食哥(歌)乐。”[18]《常用汉字源流字典》中解释“哥”为:“表意,从‘二可’,‘可’为许可,‘二可’即口中连连发出表示许可的声音,本义为应答声,引申为歌唱(后作“歌”),假借为兄长,由此引申出年龄跟自己差不多的男子。”哥字起初的义项主要为应答与歌咏之意,后起的“歌”与“哥”为一对古今字。在隋唐以前,“哥”字是作为“歌”的语义来使用的,此时“哥”还不能被看作称谓语[19]。

“哥”字开始被用作称谓始于初、中唐时期的皇室中,可指代父或兄,民间则没有这种用法[20]。后有白居易《杨六尚书新授东川节度使,代妻戏贺兄嫂二绝》:“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出现了“哥”指代兄的用法,此后该用法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广韵》对“哥”的解释是“古作歌字,今呼为兄也。”

作为称谓词的“哥”进一步参与构造了一系列变体。如“哥”前加数字表示在家族中的位次,《儿女英雄传》第二回:“二哥,你带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哥”用作非亲属称谓时总体有以下构词:“老哥”,《醒世姻缘传》第五十回:“如老哥们替人讨这廋生名色,约要多少谢礼?”“大哥”,《水浒传》第四四回:“那大汉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救了小人之祸。’”“小哥”,元乔吉《失题》曲:“问小哥,你省么?拍手笑呵呵。”“哥子”,《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五:“这个是钱朝奉家哥子(对男孩的称呼,犹公子)。”“哥儿”,《红楼梦》第二九回:“张道士也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哥哥”,《西游记》第四一回:“行者道:‘哥哥,是你也不晓得。当年我与你令尊做弟兄时,你还不知在那里哩。’”“阿哥”,《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么九纹龙史大郎?’”此外还有“小阿哥”“小大哥”“小哥子”等。可见,“哥”相当一部分的泛化用法书面应用出现于明清时期。

3. 《红楼梦》中泛化的“哥”的构词表现与称呼对象特点

3.1. 构词表现

1. 重叠式——“哥哥”

(1) 正是烦闷,只听门前娇声嫩语的叫了一声“哥哥”。贾芸往外瞧时,看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生的倒也细巧干净。

(2) 薛蟠“啜哟”了一声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

(3) 宝玉因问:“哥哥不在家?”薛姨妈叹道:“他是没笼头的马,天天忙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称薛蟠)

2. 前加词缀——“大哥”

(1) 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是他主仆两个,唬的惊疑不止,连忙抱下宝玉来,在院内嚷道:“宝二爷来了!”(宝玉称袭人之兄)

(2)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

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作什么，他说配药。”(凤姐称薛蟠)

(3) 那一个人听了，说：“咱们今日躲一天，叫咱们**大哥**借钱置办些买卖行头，明儿亮钟时候陆续出关。你们在关外二十里坡等我。”(贼人称团伙老大)

(4) 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凤姐称贾珍)

(5) 黛玉道：“自家姊妹，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他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回了家乡一趟的。”(黛玉称薛蟠)

(6) 探春微笑道：“怎么不来，横竖要来的。如今是他们尊嫂有些脾气，姨妈上了年纪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宝姐姐照料一切……”(探春称薛蟠)

3. 重叠并加前缀——“大哥哥”“(名)大哥哥”

(1) 宝玉原来还不知道贾环的话，见袭人说出方才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宝钗沉心，忙又止住袭人道：“**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你们不可混猜度。”(宝玉称薛蟠)

(2) 王夫人道：“就是咱们这边没了，你打发个人往你婆婆那边问问，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里再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王夫人对王熙凤称贾珍)

(3) 宝玉没甚说的，便向宝钗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了，没别的礼送，连个头也不得磕去。**大哥**不知我病，倒象我懒，推故不去的……”(宝玉称薛蟠)

(4) 先见王夫人不允，后见贾珍说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凤姐对王夫人称贾珍)

(5) 且说宝玉同着黛玉到宝钗处来。宝玉见了宝钗，便说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带了东西来，姐姐留着使罢，又送我们。”(宝玉称薛蟠)

(6) 不想凤姐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凤姐称贾蓉)

4. 后加词缀“儿”——“哥儿”

(1) 只见门前歇着些生意担子，也有卖吃的，也有卖顽耍物件的，闹吵吵三二十个小孩子在那里厮闹。刘姥姥便拉住一个道：“我问**哥儿**一声，有个周大娘可在家么？”(刘姥姥称不熟悉的小孩子)

(2) 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忙上前问：“张爷爷好？”张道士忙抱住问了好，又向贾母笑道：“**哥儿**越发发福了。”(张道士称宝玉)

(3) 贾母又问：“你这**哥儿**也跟着你们老太太？”四人回说：“也是跟着老太太。”(贾母称世交家的孩子)

(4)(重叠与后缀结合)那婆子道：“**哥哥儿**，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罢，那里就走大了脚。”(老用人称年轻人)

(5) 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因又提起袭人来，说：“我见袭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儿**。”(薛姨妈称宝玉)

(6) 李纨道：“就好也还小，只怕到他大了，咱们家还不知怎么样了呢！**环哥儿**你们瞧着怎么样？”(李纨称贾环)

5. 在以上构词方式基础上，前加姓或名——“(名)哥”“(名)哥哥”“(名)哥儿”

(1) 平儿将**环哥**弄倒药筛子说了一遍。(丫头平儿称贾环)

(2) “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样。”说着，又叹了几声。众人便拿“**兰哥**得中，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

(3) 宝玉在马上笑道：“**周哥**，**钱哥**，咱们打这角门走罢，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下来。”(宝玉称呼有地位的仆人)

(4) 李纹笑着道：“**宝哥哥**钓罢。”(李纹称宝玉)

(5) 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婆子道：“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用人称贾芸)

(6) 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因又提起袭人来，说：“我见袭人近来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宝哥儿**。但是正配呢理应守的，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这袭人，虽说是算个屋里人，到底他和宝哥儿并没有过明路儿的。”(薛姨妈称宝玉)

(7) 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没别人。”(用人称贾蓉)

(8) 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么。(薛姨妈称贾兰)

(9) 若在家里呢，太太们都在这里，算我的主意罢。叫**蔷哥儿**写封书子给你珍大爷琏二叔就是了。(尤氏称贾蔷)

3.2. 称呼对象

平辈之间，对比自己年纪大的男性青少年的敬称。如 1.(2)的薛蟠称柳湘莲“哥哥”、1.(3)的宝玉称薛蟠“哥哥”。使用形如“哥哥”这样对于兄长的称呼，一方面拉近了交际双方的心理距离，使人感到亲切，另一方面降低自己身段、抬高对方，体现谦逊待人、尊卑有序的传统，有助于交际目的的达成，同时也是家族伦理泛化的体现。

长辈对晚辈男性青年或少年的爱称，以“哥儿”为常见。如 5.(1)刘姥姥称街上的孩童“哥儿”、5.(3)贾母称世交家的孩子“哥儿”。后缀“儿”的添加使称呼带上对小辈慈爱、亲昵的色彩，同时对晚辈使用平辈的称呼，从称谓上减少了代际的隔阂，表达对晚辈的亲近、呵护。

主仆之间，对晚辈年幼的主子称“哥儿”，对有地位的仆人也称“哥”。如 6.(1)用人称贾芸、6.(3)用人称贾蓉、4.(4)宝玉称周瑞等。非亲属主子之间用的亲属称谓词已经固定化，语义内容趋于淡化，“哥”表示兄长的意义已经很弱，更多牵涉的是地位与年龄。主子对仆人用亲属关系词去称呼并不是很多，一般只限于比较有地位的长辈或平辈主子及主子所赐的仆人。

在泛化“哥”前加姓名的用法中，对辈分或身份地位低于自己的对象，“哥”前加的是名，对辈分或地位高于自己的对象，“哥”前加的是姓。如老用人称贾芸“芸哥儿”、宝玉称男管家等用人为“周哥”“钱哥”。体现了虽亲密但仍守尊卑秩序的语用心态。

4. “哥”等一系列亲属称谓语泛化的原因

亲属称谓用于非亲属成员的现象的背后，既有古老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历史渊源影响，也有现实因素及自身特质的作用。

中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带来的影响。自古代将分封与宗法相结合构建统治制度、将家族血缘纽带与政治关系相结合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以家族、亲疏为本位的伦理型社会。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的反映，汉语结构也由中国社会结构决定，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与伦理规范上高度相似的传统社会特点造成的影响根植于民族的性格之中。儒家文化对于亲缘、尊卑等级的重视，体现在“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的五伦秩序中，由父子上达至君臣，夫妇昆弟延伸至朋友，最终将政治伦理化，家庭关系“亲亲”的基本理念推广至社会中，由此维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传统秩序。由于基层社会管理的职能很大程度上由各宗族承担，宗族与家庭成为人们在社会上生存的直接依靠，家庭观念不可避免地主导了人们的意识，使百姓将社会视作家庭的扩大，社会成员视作家庭成员的扩展，由此对于亲属的一系列称谓也经由这种逻辑推广到社会称谓之中。《红楼梦》虽然揭示了封建制度由盛转衰的事实，但封建大家族的底蕴和传统根深蒂固，家族成员们必须严格按照家庭传统伦理生活，“姐姐”“奶奶”等称呼使用在人物对话中占据大量篇幅，宗法、伦理的影响可见一斑。

社会交际中尊敬与亲密的需要。作为描绘封建大家族衣食起居、生活言行的作品,《红楼梦》中亲缘、尊卑、礼仪等生动体现在家庭成员的日常交往、请安等礼节中,尊卑有序的原则贯彻始终。具体到一系列称呼,便有“老爷”“太太”“小姐”“奶奶”等体现强烈上下地位区分的称呼,也有少男少女们或尊敬或亲昵的“哥哥”“姐姐”“妹妹”等称呼。究其原因,与中国人对礼貌的重视与儒家对“礼”的推崇密不可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十一)尊卑、长幼有序,内外、亲疏有别的传统沉淀在文化底层,政治伦理化与“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又将其推而广之,将家族“父慈子孝、兄良弟悌、长惠幼顺”等伦理模式推而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社会交际的规范,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而对非亲属成员使用晚辈对长辈或同辈中年幼对年长的亲属称谓,隐含了对对方的尊敬。同时,通过亲属称谓的泛化使用将非亲属成员置于家族网络中,能够拉近人际交往中双方的距离,表达亲近以及对对方同等回应的期待。尊敬与亲密也是社交中情感原则的体现,重人情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也是人际交往中不可忽视的准则,也是伦理型社会中人们共同的价值观。“情同兄弟”,人们在表达情感的亲密时往往用上家族成员的称谓,“哥”的泛化就是一个重要体现。亲属称谓的泛化内在是情感的泛化。总而言之,泛化亲属称谓用以表达尊敬、亲密,既是情感准则的践行,也有利于达成交际的目的。

具体到《红楼梦》中,“哥”等亲属称谓词的泛化用法与其写作时代的社会与语言环境密切相关。清代处在近代汉语时期,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继续发展,多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同时随着市井文化的发展,话本、剧作、小说等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创作继续保持繁荣,产生了《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佳作。作为称谓使用的“哥”多数义项都在白话作品中首次使用。作为明清小说的重要代表,《红楼梦》中“哥”的泛化用法体现了双音化的趋势,同时继续发展了重叠、添加词缀等造词方式,并且具有鲜明的白话、口语语体色彩。

同时,亲属称谓语自身强大的构词能力,能够形成诸多变体,填补社会称谓语的短缺。表示晚辈对长辈的亲属称谓前多数能加“阿”“大”“老”等,表示长对幼的亲属称谓则可以前加“小”或后加“儿”,同时亲属称谓前可以加上被称呼者的姓氏从而强化泛化意义。这一系列变体的使用受不同场合以及交际双方关系制约,如称谓前加姓氏适用于街坊邻里、称谓添加相应词缀以实现对象年龄的区分等。对于日常交际而言,言语主体最简单、最得体的办法就是借用一个与交际对象情景、年龄等相适应的亲属称谓语称呼对方。因而亲属称谓的泛化可以较好地填补社会称谓的短缺,满足日常交际的需要。

此外,语用原则在亲属称谓语的泛化过程中具有助推作用。如前文所归纳,对辈分或身份地位低于自己的对象,“哥”前加的是名,对辈分或地位高于自己的对象,“哥”前加的是姓,此类不同体现了礼貌原则对亲属称谓语使用的约束作用,当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低于听话人时,称名以表示亲近,当说话人的社会地位与听话人相当或高于听话人时,称姓以表示尊敬,而对地位高于自己的听话人使用长者称谓,则体现了长者为尊的民族传统观念。

5. 结语

亲属称谓泛化用于社会成员的指称,是社会形态与文化传统的反映,也受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

《红楼梦》中亲属称谓“哥”的泛化产生了多种构词表现,可用于不同的称呼对象。将亲属称谓带到非亲属领域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人情社会的社会特质与价值传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交际的亲密与尊重,强化了尊卑亲疏有别、内外有分的传统伦理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语素添加词缀、语素与语素组合的较强的造词能力,体现了汉语的特点与时代演变。

《红楼梦》中的“哥”的泛化,是其亲属称谓泛化体系中的一部分,其特点与成因也体现出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共性,以“哥”为切入点,对《红楼梦》的亲属称谓泛化现象进行研究,或可窥得汉语随时代演

变、受社会文化影响的一个侧面。而对于泛化的亲属称谓“哥”，其形成规律与后世流变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

参考文献

- [1] 潘攀. 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J]. 语言文字应用, 1998(2): 36-40.
- [2] 李树新, 杨亭. 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的文化心理考察[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05, 26(3): 89-92.
- [3] 杨亭. 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05.
- [4] 王娜. 现代汉语“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2006.
- [5] 白玉婵. 现代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之嬗变及其文化理据[J]. 文学界(理论版), 2011(8): 49-50.
- [6] 刘琳. 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泛化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宁: 青海民族大学, 2012.
- [7] 钱梦琦. 亲属称谓语泛化在人际交往中应用的社会心理探索[J]. 中国民族博览, 2017(1): 121-122.
- [8] 林楹琨. 1998-2018 年汉语亲属称谓语泛化研究综述[J]. 青春岁月, 2022(23): 34-36.
- [9] 孙炜. 《红楼梦》的亲属称谓(上) [J]. 红楼梦学刊, 1990(4): 115-137.
- [10] 孙炜. 《红楼梦》的亲属称谓(下) [J]. 红楼梦学刊, 1991(1): 191-209.
- [11] 戴锦君. 《红楼梦》中的亲属称谓翻译[J]. 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9-11.
- [12] 刘泽权. 从称谓的翻译看文化内容的传播——以《红楼梦》的英译为例[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94-102.
- [13] 阿依努尔·乃比江. 《红楼梦》中称谓语及其维译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09.
- [14] 严苡丹. 《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 [15] 马莹. 《红楼梦》中拟亲属称谓语的语用原则及语用功能[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3(2): 12-14.
- [16] 李敏. 从《红楼梦》看汉语亲属称谓的特点[J]. 滨州学院学报, 2007(1): 55-58.
- [17] 张彦. 《红楼梦》中的称谓与中国传统称谓文化[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5(2): 110-114.
- [18] 李学勤. 字源[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421.
- [19] 吴琼. “兄/哥”称谓语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厦门: 华侨大学, 2017.
- [20] 张清常. 《尔雅·释亲》札记——论“姐”、“哥”词义的演变[J]. 中国语文, 1998(2): 137-141.